

開放教育的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open education

David Nyberg ◆ 編

林建福 ◆ 譯



開放教育的哲學

林 建 福 譯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哲學博士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開放教育的哲學／林建福譯．——一版．——
臺北市：五南，2004 [民 93]
面；公分
含索引
譯自：The Philosophy of Open Education
ISBN 957-11-3654-9（平裝）

1. 教育-哲學、原理

520.1

93011175

開放教育的哲學

譯者 林建福
編輯 蔣和平

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楊榮川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話：02-27055066（代表號）
傳真：02-27066100
劃撥：0106895-3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顧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版刷 2004 年 9 月一版一刷

定價 340 元

版權所有・請予尊重

The Philosophy of open education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Nyber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for the quotation of brief passages in criticism.

Copyright © 1975 b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Wu-Nan Book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utledge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譯 序

這一本書在原序中提到「這是一本已逾時但人們需求孔急的書」，我覺得這本中文譯書情況相差不遠。儘管多年前台灣教育界曾經極力推展開放教育，但是，我們缺少關於開放教育的系統性探究與著作，尤其是從哲學的面向來深入地探索開放教育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本書的中譯本想必能夠有助於開放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當 1998 年我從英國完成博士學位回到台灣時，剛好正在推動開放教育，加上機緣的關係，我參與了開放教育學會的一些活動。在我的記憶中，當時在台北市立師院的一次聚會，與會者提議大家共同來翻譯一些重要的開放教育相關書籍，以提昇並推廣開放教育的活動，於是我選了 David Nyberg 所編《開放教育的哲學》這本書。之後我在工作之餘，斷斷續續進行這項工作，至今終於完成了我正式答應的一件事。然而，今日似乎不再有人大聲高倡開放教育，不過，我認為本書中一些重要的理念與看法仍然具有認識與介紹的價值，換言之，對於建造開放的教育與開放的社會，本書的內容可以提供我們有價值的參考。

本書由十二位作者的文章彙集而成，分為四大部分，對開放教育中的不同概念進行批判性分析。這四大部分分別針對不同的問題，依序是界定的問題、知識的問題、社會化的問題、自由的問題。更具體地說，開放教育是否有事先訂定固定的教育目的或課程？開放教育中教師的權威仍然存在嗎？開放教育過程中是否社會化的機制還在運作？科層體制的學校，是否和開放教育相容呢？開放教育的教師能夠介入學生的學習嗎？或者必須完全放任才符合開放的意義？

這本譯書的完成要感謝許多人。過程中我遇到一小段拉丁文，中央大學黃藹教授指引我解決的方向；我也碰到短詩的翻譯，我以前師專的好友

2 開放教育的哲學

吳建衛老師熱心地提供我這方面的建議；此外，我的另一半幸岑、師大教研所研究生伊琳、茂田協助了校對的工作；當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總編王翠華小姐、分類主編李明宗先生、和編輯陳俐君小姐也都功不可沒。對於他們和其他協助的人們，雖然在此不及備述，我願意表達我衷心的感謝。

譯者 **林建福**

於台灣師大

2004.06.01

■ 序 論

這一本書的作者們都是勝任這項工作且富有想像力的思想家，而能夠在他們的這件作品上加上編者的名字，這是一件愉快的事。假使把這些有創意的文稿及他們寫作的技巧與爽快的意願當作證據的話，對教育當中哲學性研究的現今狀態與未來持樂觀的態度，這是有道理的。

針對原先稱之為「開放教育的根本概念：其可信性與訴求的分析」（The Essential Concepts of Open Education: Analyses of Their Plausibility and Appeal）這個計畫，要求這裡的每一位投稿者都寫一篇文章。此計畫的理論基礎是確認到熱忱的問題，這是許多教育改革者所共同確認到的，而且它遠超過理念應用、方案政策的發展及立證當中的控制範圍。這本書係對於開放教育中不同的概念進行批判性分析，這是一本已逾時但人們需求孔急的書，本計畫則旨在透過它以提供一個教育研究的領域。

毫無疑問地，過去十年間，在大不列顛、美國、加拿大、澳洲，對被當作是新式的教育型態，已經有很大的興趣及許多的作品與演說。「開放」、「非正式」都是用來描述這種新式教育型態的形容詞，有時候則是用「人文主義的」（humanistic），在假定上這種型態不同於一般的或傳統的教育（要精確地確定教育之中什麼算是「傳統的」，雖然大部分人假設這個詞所指的是個普通且穩定的指涉物，但是實際上有一些困難。）然而，這個看法的支持者所使用的修辭比較是叱責、自以為是、及抒情的，而不是分析的，蠻常會發現到這種狀況，尤其是在美國。貫穿許多這類文獻，個人被要求從道德的前提或堅強政治性信念的意義上來同意或反對開放教育，而不是從智性或至少教學上的理由來了解所認為的開放教育強度與性質。同樣地，個人被詢及是否至少同意開放教育的某些層面，或不同意所有其他教育的看法與系統，諸如權變管理（contingency management）理論、行為改為技術、預先詳述教學目標的想法、或單純的訓練。

結果是可能忽視了開放教育根本概念所含蘊的教育問題，這些概念本

2 開放教育的哲學

身確實會得到這種待遇，而會偏愛比較政治性及意識型態性的問題，後者問題傾向於在教育思想中區分所謂的自由主義者與所謂的保守主義者。在這個素樸的假定下，即在這事務上個人不具有更優雅或更有限的選擇，個人會被要求或被誘而接受一整群未分析的概念，或者是完全拒絕他們，雖然這是不幸的，但卻不是不尋常的。那麼，問題是在對整個開放教育文獻的全體拒絕中，大部分開放教育理論有消失掉的危險，或者假使不被拒絕的話，處處可見聲音最大且最受好評之鼓吹者所持的強烈信念、假定、及聲明，雖然這些是不合理的，但卻會損傷大部分開放教育理論。

我對釐清這些概念有興趣，本書的投稿者們則被要求參與我的興趣，被要求在分析的結果中仔細思考贊同或反對的立場，不管這些結果會是什麼樣子。明顯地，對讀者而言，就整體來看，這本書既不要求贊同團體也不要求反對團體兩類狂熱者的忠誠，不過，它會吸引這兩陣營中某些熱心者的興趣。

這個計畫由問題檢視及概念釐清開始，而目錄表則反映了這個發起本計畫的關懷。每一篇文章中在推敲問題上進展是明顯可見的，然而解答卻顯得比較少出現。在這些文章之中，可以預期讀者將發現一些文章要比其他來得有用或更能提供有用的訊息，這要看在每個呈現的問題領域中他自己思想的程度而定。基於這個理由，這些文章的題材和風格分布的範圍從基本的到奧秘的，而從頭到尾則都維持推理和一致性的標準。

這些文章的概括性假設並沒有反映在目錄表中，不過卻非常應該被指出來：開放教育的文化脈絡是一個能夠得到不同選項之適當資源的脈絡；其政治氛圍會容忍提出自由思想的或激進的意識型態與活動；有一群基本生活需求獲得滿足的人；而且是一個已經明確界定一種文化價值傳統的地方。當然，這些假定並不適合於世界上的所有文化或國家，同時，在有些地方，這裡所提的教育議題會令人感到吃驚，如果不是完全困惑的話。在重要工業化與富有的國家中，所達到的閒暇及道德條件使人有時間且容許人追求生命及教育方面的興趣，這在其他地方就完全不具有優先價值，我們有時候忘了這一點。

這個在這些開放教育問題上的觀點，只求再肯定本書的此一謙遜旨趣，而非旨在減損此一作品的重要性及其所表現的關心。文明在同情心與睿智的發展上總是處於良好的狀態，不管起點是在沙漠及叢林的原始狀態，或者是在都市貧民窟（ghetto）及鄉下文盲而貧窮的原始情況下。

人類關心其教育制度的進步，這具有長期的歷史。在現代時期，我們之中某些人的音樂已使他們不信任任何未來、所有政治、及語言本身，而上述這種關心相當大程度已變成是回應這些人全神貫注的虛無主義及渴望的飄泊遊蕩。重新結合我們的歌曲與我們的理性，相互調合熱情與判斷，以對抗好戰且無知的混亂與粗暴，以反抗我們社會中暗地裡邪惡的抑制，只要開放教育在這些上面是有所助益的，它就值得我們的注意。比起以往，這本批評文集使得開放教育及其可能性停留在比較清楚的位置，而我們遲早會知道是否這是一個比較強而有力的位置。

Beau Fleuve, N. Y.

D. N.

目 錄

譯 序 序 論

第一部分 界定的問題

第 一 章	開放教育「開放」什麼？	3
第 二 章	開放教育：一個尋求界定的措辭	17
第 三 章	開放教育：開放什麼？	27
第 四 章	開放性：教育氛圍	41

第二部分 知識的問題

第 五 章	那只是 Einstein 的意見：開放教育中學生理由的專制 政治	69
第 六 章	教即明瞭所知道事物的意義	89

第三部分 社會化的問題

第 七 章	主體性與人文學科中的標準	103
第 八 章	社會化、社會楷模、與開放教育運動：一些哲學的 考慮	125
第 九 章	開放教育與社會批判	163
第 十 章	開放教育：治療黑死病的阿斯匹靈	181

第四部分 自由的問題

第十一章 自主與控制：邁向一個正當影響的理論 199

第十二章 夏山教育哲學當中的自由與慾望 219

人名索引 237

名詞索引 240

第一部分



界定的問題



第一章

開放教育「開放」什麼？

Brian V. Hill

對於詢問一句口號的兩種方式：「它是什麼意思？」和「它是誰說的？而他們希望達成什麼？」前者的幫助比較小。也就是說，當檢驗口號時，僅嘗試就使用字的表面來獲得概念上的正確意義，可能要比探究政治性動機來得沒有助益。面對「開放教育」一詞，我們就置身在這種情況中。在底下的評論之前，我在這裡要說明一個有力但不明確的口號。另外兩個因素讓這個情況變得複雜。一方面，在這個口號使用者的規範性信仰上，他們涵蓋了相當大的範圍。因此，對所習得文化遺產懷有高度敬意的人，開放教育被視為一種良好的策略，和其他可以獲得的策略相較，在把被視為最有價值的事物加以內化上，開放教育是更有幫助的。另一方面，例如從反文化（a counter-cultural）的觀點來說，其他人尋求以開放教育來顛覆支配性文化價值。第二項因素部分地說明了第一項：隨著脈絡的轉變，這口號中的兩個詞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用法，而且這些用法並不需要有緊密的家族類似性。因而，探索這個特定口號背後的不同規範性立場之前，我們必須先回想口號行為的一些顯著特徵。

1.

如同任何廣告商知道地，不管廣告是否實際上指示了產品和該產

品的設計用途，凡是能夠最有效地喚起有用的心理聯結和贊同感者，這就是最好的廣告。能夠以許多不同方式來使用的字，比較有可能獲得不相關的聯想，這將有助於促進這些字的口號效果。文字通常會有「噓—好哇」（boo-hurrah）效應，這已經充分地描述了這種現象。如同我的小孩所教我的，比較現代的慣用語也許會把它描寫為「呿—讚」（yuk-yum）。

「開放」一詞是做為口號的優秀候選人，一旦使用了它，就會有兩極化的選擇。開放（視脈絡而定）就是不被封閉、不受限定、不抱有成見、或不遭遇到阻礙，而是要能夠自由、坦率、大方、光明正大、思想上變通、具有前瞻性等。它的對立面〔sic，原文有錯，但照抄原文〕不值得考慮，第三種變通不存在，「開放」是「讚」（yum）。

這個詞對「教育」產生奇妙的效果。因為，當 R. S. Peters 幾乎讓我們相信「教育」一詞的現代用法必然隱含著它是「讚」時，馬上就有一批新的教育評論家對現代的教育信仰提出尖銳的批評，而且，至少有一位作家不屑地問道：「我們必須教育嗎？」，

2.

令人想起來，在無怨恨地回應那些對他早期教育概念分析的尖銳批評當中，Peters 改善了他的說明，以調適兩個概念。一個是舊有的，和養育（rearing）及訓練（training）等觀念未加以分化開來，我將以

• Carl Bereiter, *Must We Educate?*, Prentice-Hall, 1973. Bereiter 「教育」一詞的使用是相當隨心所欲的，而且主要是大綱式的，在當中他通常把它等同於公共機構中的強迫性學校教育過程，而這可是他費力要加以玷染的。可是，他的確確認到一些用法是蘊含著一種 Peters 所堅持的那類知識條件。然而，如這個觀念所做的，就是它蘊含一種 Peters 所堅持的那類知識條件。然而，如這個觀念所做的，就是它蘊含著全人的轉換（不管引導轉換者的動機有多麼好），Bereiter 發現這在道德上該加以反對的。總之，反對 Peters，他規定應該把精緻的教育觀念確認為「呿」。

教育 I 來指稱這個概念；另外一個比較嚴謹而近期的，其中隱含著透過了解來促成全人（the whole person）的發展，²我將以教育 II 來指稱這個概念。上述兩者的重大差別是加入在第二者當中的知識條件。為了我們現在的目的，我接受這個分析。Peters 已經在這個分析的基礎上樹立了一個教育的規範性理論，此理論要求引導學習者進入某些最被珍視的認知公共模式（public modes of knowing）。

在像 Phenix、Broudy、Burnett 和 Smith 等人的（一般而言較早期的）作品當中，³可以發現到 Peters 規範性觀點的美國式相似物。他們共有一個假定——人有能力以種種模式和環境互動，而且，幾世紀以來，這些模式已經高度發展與擴張了。具有能力進入這些新經驗世界的新生人類，應該獲得機會；同時，如果他未能進入，那麼他在社會生活的事務上將是不利的。因為，在進入之前他無法知道自己忽略什麼，而且，有關於他本身未來在這些模式的參與上，在這些方面有一些深厚的基礎之後，他才能進行明智的選擇。在任何的社會中，某種溫和的強迫是無可避免的，這項工作負起了引導其年輕成員進行發展的責任。由諸如此類的前提產生底下的論證：贊成某種相當期間的普遍性強迫教育、教學專業化、及維持正式的教育機構等，這裡只舉幾個為例。

雖然，一些理論家因而在一個高的等級上合法化、制度化了教育，但是，比較效益式的理由也被用來有力地提倡它，包括了確信基

² 原先的分析及其所引發的批評可在下面文章中獲得，*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Seminar at 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March 1966*,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67, pp. 1-15。修正的分析被有用地摘要在 P. H. Hirst and R. S. Peters, *The Logic of Educati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pp. 17-24。

³ 典型地，在 Philip H. Phenix, *Realms of Meaning*, McGraw-Hill, 1964, and Harry S. Broudy, B. Othanel Smith and Joe E. Burnett, *Democrac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Rand McNally, 1964。